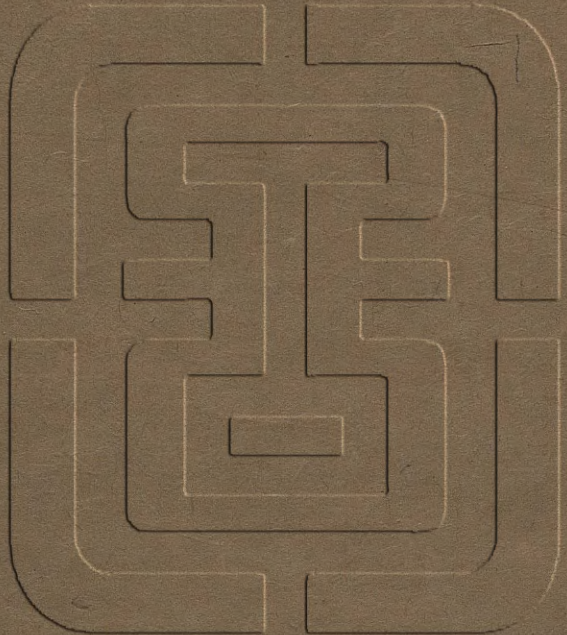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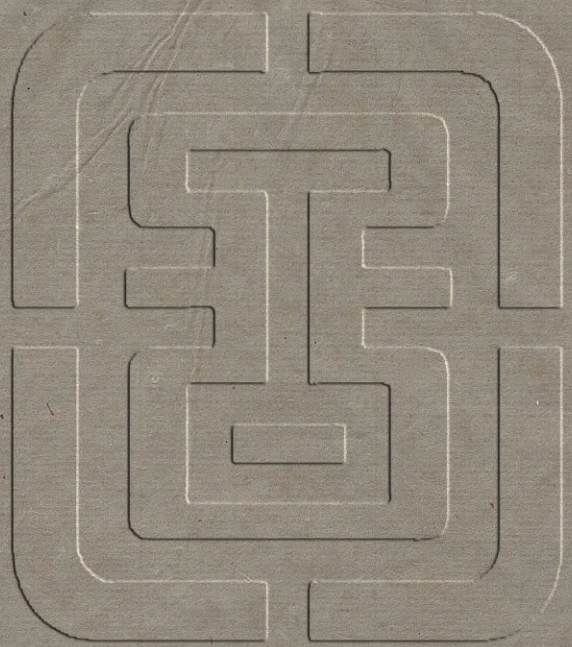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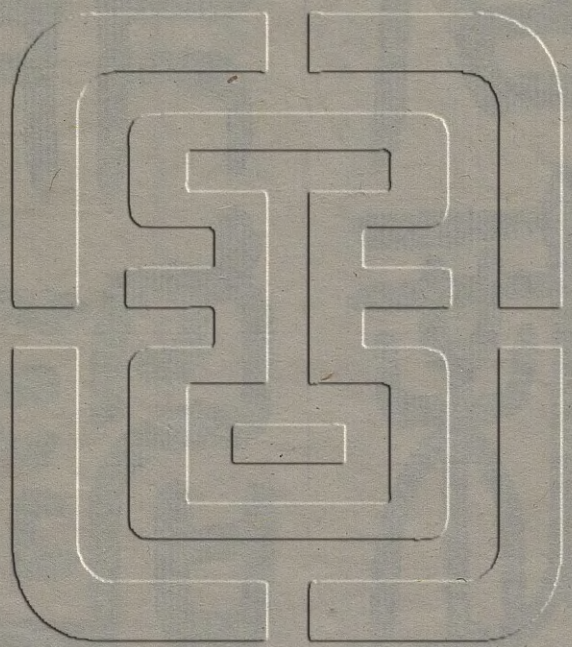


吉 391  
875



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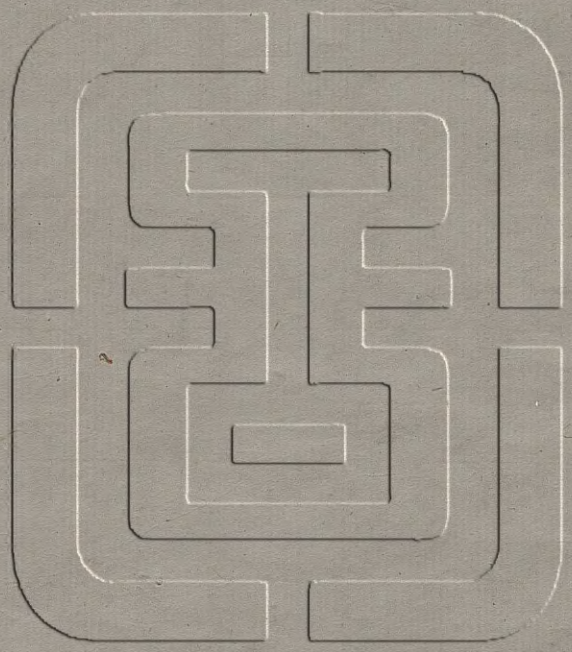


登录号 线 01800

函 / 册

周盤尊鼎銘攷 1册 100

周禮  
卷之五  
大司馬  
大司馬



道光壬寅仲冬江都  
田普實季華氏書首

焦山周無專鼎雖不學者亦知爲真古鼎也然不能定爲何代  
鼎銘之考釋者世亦無微不至矣獨于惟九月既望甲戌七  
字明明有隙可尋而人莫能知之久矣余與朱氏椒堂雖以爲  
非周文王卽宣王終莫能定之甘泉羅氏茗香久精推步于此  
茫茫天筭一隙中獨深求之以四分周術又證以漢三統術參  
覈異同進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皆不  
得甲戌既望之九月獨宣王十六年己丑既望得甲戌爲九月  
之十七日豪無所差令人拍案稱快是周無專南仲渺渺隔數

千年而顯然識者于我

大清道光二十二年間亦甚奇矣元于積古款識成又三十年今年八十而忽得知之亦甚幸矣羅氏或恐不確著書一篇質之世之明天筭之學者世間如茗香者曾有幾人吾爲此懼涉數十年後蝕聖或有參差欲求如茗香者能得幾人哉

癸卯正月聖後三日癸亥阮元謹記時年政八十



周無專鼎銘攷

焦山舊藏周無專鼎或云無惠或又云無當作無銘凡十行行



九字其第三行及後三行行十字大共九十四字其文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中中仲古通假字吾鄉儀徵相國纂刊積古齋鐘鼎款識謂南仲有二詩出車篇之南仲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常武篇之南仲毛傳以爲王命南仲于太祖是宣王之臣也然則鼎之或爲文王時器或爲宣王時器未可知也案詩大明疏鄭注尙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

日皆用殷術殷術斟周術恆後天今攷周世年日似用周術為較切據四分周術上元丁巳至文王受命之元年二百七十五

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筭外

李淳風五經筭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

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筭依劉歆說伐紂至魯釐公五年積四百六十七歲又世經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是文王受命至伐紂克殷凡十三歲二共四百八十歲以減僖公距積得此數與開元占經合 盈元法四千

五百六十去之餘四百八十九為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九命

起丁巳筭外得是年歲在丙寅乃置入紀年如蔀法七十六而

一得積蔀六命甲子一 癸卯二 壬午三 辛酉四 庚子五 己卯六

筭外得戊午蔀其不盡之三十三即為入蔀年是文王受命元

年丙寅入周術戊午蔀三十三年又三統漢術上元庚戌至支

王受命之元年十四萬二千九十六筭外

漢志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

一百九歲元起庚戌以文王受命至伐紂十三歲減之得此數與開元占經合

盈元法四千六百一十

七去之餘三千五百八十六如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而一得

二命甲子一 甲辰二 筭外為入孟統甲申其不盡之五百八即

為入統年是文王受命元年丙寅入漢術甲申統五百八年爰

以四分周術為主佐以三統漢術參覈同異進退推勘得文王

受命以來始丙寅終甲戌計九年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既  
望更案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厲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王共  
三百八歲如部法而一得積部四不盡四用加文王元年周術  
之入部年命自戊午<sup>七</sup>丁酉<sup>八</sup>丙子<sup>九</sup>乙卯<sup>十</sup>筭外得甲午部  
是宣王元年甲戌入周術甲午部三十七年又以三百八歲用  
加文王元年漢術之入統年是宣王元年甲戌入漢術甲申統  
八百一十六年復據二術推勘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終己未計  
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是歲入甲午部五十二年以章月二

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如章法一十九而一得  
六百四十三爲積月不盡三爲閏餘是歲無閏以部日二萬七  
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七百八十四萬九千三十七如  
部月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八爲積日不盡三  
百一十七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二十八爲大餘命起甲午  
筭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  
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部月得一從大餘大餘盈六十去之  
得逐月朔大小餘加至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百三十二

卽爲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二十四小餘五百四十九又加大餘  
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爲建申月望大餘三十九小餘三  
百二十八半命如前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又是歲入甲申統  
八百三十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十九萬五千二  
百八十五如章歲一十九而一得一萬二百七十八爲積月不  
盡三爲閏餘是歲無閏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二  
千四百五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如日法八十一而一得三  
十萬三千五百一十八爲積日不盡一十八爲小餘以六十去

積日餘二十八爲大餘命起甲申筭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  
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如周術加至八  
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十卽爲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三十四  
小餘三十八又加大餘一十四小餘六十二爲建申月望大餘  
四十九小餘一十九命如前亦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旣望  
甲戌爲月之十七日與鼎銘合相國會疑此銘不類商器當是  
宣王時臣得此洵爲顯證足見相國鑒別有真因一一覩列于  
次俾資嗜古金文字者之徵信焉爾甘泉羅士琳茗香氏識



文王受命元年

丙寅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丁巳望

三統并同

文王二年

丁卯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丁酉朔

辛亥望

三統并同

文王三年

戊辰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辛酉朔

三統推作庚申

乙亥望

三統并同

文王四年

己巳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乙卯朔

庚午望

三統并同

文王五年

庚午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

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

辛未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癸酉朔

戊子望

三統并同

文王七年

壬申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戊辰朔

三統推作丁卯

壬午望

三統并同

文王八年

癸酉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

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

甲戌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丙戌朔

三統同

辛丑望

三統推作庚子

已上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據一術所推

皆不得九月既望甲戌

宣王元年

甲戌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年

乙亥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

三統并同

宣王三年

丙子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甲辰朔

戊午望

三統并同

宣王四年

丁丑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戌朔

癸丑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五年

戊寅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

三統并同

宣王六年

己卯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

三統并同

宣王七年 庚辰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辰朔

乙未望 三統并同

宣王八年 辛巳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乙亥朔 三統推作甲戌

己丑望 三統同

宣王九年 壬午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望 三統并同

宣王十年 癸未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壬辰 三統推作癸巳

丁未望 三統同

宣王十一年 甲申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亥朔

壬寅望 三統并同

宣王十二年 乙酉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壬午朔 三統推作辛巳

丙申望 三統同

宣王十三年 丙戌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 三統并同

宣王十四年 丁亥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子朔 三統同

乙卯望 三統推作甲寅

宣王十五年

戊子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甲子朔

戊寅望三統  
并同

宣王十六年

己丑

是歲閏餘三無閏

正月壬戌朔

二月辛卯朔

三月辛酉朔

四月庚寅朔

五月庚申朔

六月己丑朔

七月己未朔

八月戊子朔

九月戊午朔

癸酉望已上三統  
并同

已上宣王自元年甲戌迄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惟是歲九月既望得甲戌為月之十七日與鼎銘合

宣王十七年

庚寅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子朔

丁卯望三統  
并同

宣王十八年 辛卯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子朔

辛卯望 三統并同

宣王十九年 壬辰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辛未朔

乙酉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年 癸巳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丑朔

庚辰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一年 甲午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丑朔

甲辰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二年 乙未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三年 丙申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

癸巳望 三統推作壬辰

宣王二十四年 丁酉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丙辰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五年 戊戌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 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六年己亥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申朔

乙亥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七年庚子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八年辛丑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酉朔

癸亥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九年壬寅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癸酉朔

三統推 作壬申

丁亥望

三統 同

宣王三十年癸卯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卯朔

壬午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一年甲辰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二年乙巳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三年丙午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辰朔

三統推 作己卯

甲午望

三統 同

宣王三十四年 丁未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癸卯朔 戊午 三統 推 癸丑 作壬子 并同

宣王三十五年 戊申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戊戌朔 三統 推 癸丑 作壬子 并同

宣王三十六年 己酉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辰朔 三統 推 丁未 并同

宣王三十七年 庚戌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辰朔 三統 推 辛未 并同

宣王三十八年 辛亥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庚戌朔 三統 推 乙丑 并同

宣王三十九年 壬子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巳朔 三統 推 庚申 并同

宣王四十年 癸丑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巳朔 三統 推 甲申 作癸未 并同

宣王四十一年 甲寅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亥朔 三統 推 戊寅 并同

宣王四十二年乙卯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丁巳朔壬申是歲閏餘二無閏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三年丙辰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辛巳朔丙申是歲閏餘九無閏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四年丁巳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子朔辛卯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三統推作庚寅

宣王四十五年戊午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子朔甲寅是歲閏餘二無閏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六年己未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午朔己酉是歲閏餘二無閏三統并同

已上文王世凡九年宣王世凡四十六年二共五十五

年惟宣王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并得九月既望甲

戌與鼎銘合外此五十四年詳具九月朔望用備參攷

予既推勘得九月既望甲戌在宣王十六年己丑定此鼎為

宣王時器魏默深舍人源云毛傳于出車篇以王為殷王謂

南仲文王之屬似未可專推文王受命改元後之年倘有人



謂在未改元以前者終未足以息其喙因復據世經文王四十二年後八歲而武王伐紂計之是文王受命元年為未改元之三十八年應于二術中各減三十七筭得文王即位元年己丑入周術己卯部七十二年又入漢術甲申統四百七十二年更案文王未受命之先其時尚服事殷應用商正以建酉月為九月如法推勘自文王即位以來迄受命元年之前一歲凡三十七年觀列九月朔望綴附于末以明文王受命先後四十六年加伐紂克殷四年共得五十歲皆無是日也士琳又識

文王即位元年己丑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丁未朔三統同壬戌望三統推作辛酉

文王二年庚寅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辛未朔三統推作庚午乙酉望三統同

文王三年辛卯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丑朔庚辰望三統并同

文王四年壬辰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未朔甲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五年癸巳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甲午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戊寅朔

三統推作丁丑壬辰望三統同

文王七年乙未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申朔

丁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八年丙申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丁酉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寅朔

乙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年戊戌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寅朔

己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一年己亥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己酉朔

三統推作戊申癸亥望三統同

文王十二年庚子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三年辛丑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卯朔三統同 壬午望三統推作辛巳

文王十四年壬寅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五年癸卯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丙辰朔三統推作乙卯 庚午望三統同

文王十六年甲辰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卯朔 甲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七年乙巳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戌朔三統同 己丑望三統推作戊子

文王十八年丙午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戊戌朔三統同 癸丑望三統推作壬子

文王十九年丁未 是歲閏餘三無閏

殷九月壬辰朔 丁未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年戊申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丙戌朔 辛丑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一年己酉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庚戌朔 乙丑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二年庚戌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巳朔 庚申 三統 推 作己未

文王二十三年辛亥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亥朔 甲寅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四年壬子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亥朔 戊寅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五年癸丑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丁巳朔 壬申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六年甲寅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子朔 丁卯 三統 推 作丙寅

文王二十七年乙卯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子朔 庚寅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八年丙辰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午朔 乙酉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九年丁巳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午朔 己酉望 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年戊午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戊子朔 癸卯望 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一年己未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丁酉望 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二年庚申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未朔 三統推 辛酉望 三統并同  
作丙子

文王三十三年辛酉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丑朔 丙辰望 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四年壬戌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乙未朔 庚戌望 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五年癸亥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 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六年甲子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寅朔 三統推 戊辰望 三統并同  
作癸丑

文王三十七年乙丑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丁丑朔

壬辰望三統并同

已上文王受命之先自元年己丑迄三十七年乙丑據

二術用商正建酉為九月推得甲戌皆不值既望

道光壬寅日南至

甘泉羅士琳攷演

申  
吟  
詠  
樂

呻吟語原序

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既愈旋復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時呻吟輒志所苦以自恨曰慎疾無復病已而弗慎又復病輒又志之蓋世病備經不可勝志一病數經竟不能懲語曰三折肱成良醫予乃九折臂矣痍痼年年呻吟猶昨嗟嗟多病無完身久病無完氣予奄奄視息而人也哉三十年來所志呻吟語凡若干卷攜以自藥司農大夫劉景澤攝心繕性平生無所呻吟予甚愛之頃共事鴈門各談

所苦予出呻吟語脉景澤景澤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蓋以公人蓋三益焉醫病者見子呻吟起將死病同病者見子呻吟醫各有病未病者見子呻吟謹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懲於天下而所壽者衆也卽子不愈能以愈人不旣多乎余夔然曰病語狂又以其狂者惑人聞聽可乎因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嗚呼使予視息苟存當求三年艾健此餘生何敢以疣痼自棄景澤景澤其尚醫余也夫

萬歷癸巳三月抱獨居士寧陵呂坤書

明寧陵呂叔簡先生著呻吟語一書大有補于世道人心士大夫立身行事君臨民皆當以此爲法其言中正和平篤實通達無講學家偏僻空誕之習固皆從聖賢經傳中推衍而出者也桂林相國有摘錄本予又從此本中選錄之鈔爲二卷以付家塾弟子使知君子務本之道也揚州阮承信記時年政七十



呻吟語選卷上

明寧陵呂坤叔簡著

天地

春雨少者。薰蒸之氣未濃也。春多雨。則洩夏之氣。而夏雨必少。夏多雨者。薰蒸之氣有餘也。夏少雨。則積氣之餘。而秋雨必多。此謂氣之常耳。至於有霽潦之年。必有亢陽之年。總之一箇陰陽。一般分數。先有餘。則後不足。此有餘。則彼不足。均則各足。是謂太和。太和之歲。九有皆豐。

地道好生之至也。凡物之有根種者。必與之生。盡物

母。之。分。量。盡。己。之。力。量。不。至。寒。凝。枯。敗。不。止。也。故。曰。稱。

聖賢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已也。非以其能勝人也。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為顏子曾子而已。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趁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困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浩然之氣。孔子非無。孟子是浩然之氣。孔子是渾然之氣。渾然是浩然底歸宿。浩然是渾然底作用。

陳桂林相國云。孟子之浩然。亦從勿助勿忘集義所生。非任氣者可比。

聖人嘗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虛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至。以衆人之無所能。豈無一見之獨精。以獨精補未至。固聖人之所樂取也。此聖人之心。日歉然不自滿足。日汲汲然不已於取善也。

聖人原見得道理無窮。智愚均有所得。皆足有益於我。竝不是故爲退讓。故泰山不辭土壤而益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而益佐其深。常人見不及此。所以終其身一無所有。常覺已之有餘。不覺已之不足也。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脩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

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未至。識見未融。體驗

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典籍

詩家無拘鄙之氣。然令人放曠。辭家無暴戾之氣。然令人淫靡。

道體

堯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箇天然自

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來人勝他不得却尋出甚高難行之事元冥隱僻之言怪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旨何等平易不害其爲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其意見才是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衍閎肆以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菽粟而餐玉屑厭布帛而慕鶴氅無補飢寒反生奇病悲夫人情物理四字千古聖賢離他不得故平天下之

道則曰絜矩絜矩之方不外于同好惡舍此而別求新奇非異端而何

爭輕重者至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

禮制

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于是乎繫是故衮冕非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于身受跪拜者非有益于己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

故雖有大好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析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崇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學者處事處人先要識箇禮義之中正。這箇中正處要析之無毫釐之差。處之無過不及之謬。便是聖人。

問學

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得法程。誦詩讀書時。

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讀古人書如能隨處印證。正如聚古今來許多良師益友。日夕切磨。那得無益。

學問之功。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妄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

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然

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考古，恥於問人，聰明只自己出，不知怎麼叫做學者。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沈默者無陰險之術，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人有一長處，卽有一病處。其病處卽在所長之中。

### 長善救失全憑學問

只有一毫粗疎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 涵養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定靜安慮，得一毫勉強不得。

沈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閑正，此謂真沈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

應繁劇不害其爲沈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沈靜。

余平生處人處事。激切之病十居其九。一向在這裏。克只消磨不去。始知不美之質。變化甚難。而況以無恒之志。不深之養。如何能變化得。若志定而養深。便是下愚也。移得一半。

以激切爲病。非喜怠緩。非尚圓活。要出之以和平耳。曉得一克字。便不任性。

萬金之賈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

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

待價而沽。怨尤悉泯。席珍待聘。奔競何來。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量。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德。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

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大工夫。許大造詣。

以激而發者。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算不得有根本。底學者。涵養中人。遇當爲之事。求得不陡。若懶若遲。持得甚堅。不移不歇。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難說不是義氣。畢竟到盡頭處。不全美。平居時。有心。訥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喜怒多是任氣。愛憎則溺於情。

存心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箇是放心。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殞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却步步是安樂境。

不存心者。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爲是。如何疎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心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

屬纊之時。般般物皆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却教壞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凡人應酬。多不經思。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

若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忽。固不若愚者之詳也。

自家身子。原是自家心去害他。取禍招尤。陷於危敗。

### 修身

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法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又在小人下矣。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怨。有諸已而不求諸人。無諸已而不非諸人。亦是無言之感。大學爲居上者言。若是君子守身之常法。則余言亦蓄德之道也。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立身行已。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麼人不服。若中道君子不服。當蚤夜省惕。其意見不同。性術各別。志向相反者。只要求我一箇是。

### 省察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生死關。平生所爲。使怨我者得以指摘。愛我者不能掩護。亦省身之一大恥也。士君子慎之。故我無過而謗語滔天。不足驚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不及聞。嘗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是以君子貴無惡于志。予嘗怒一卒。欲重治之。召之久不至。減予怒之半。又久而後至。詎之而止。因自笑曰。是怒也。始發而中節。

耶中滅而中節耶。終止而中節耶。惟聖人之怒。初發時便恰好。終始只是一箇念頭不變。屋漏尚有十日十手爲人上者。大庭廣衆之中。萬手千目之地。譬之懸日月以示人。分毫掩護不得。如之何弗慎。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事休問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只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卽有主之者。吾不敢從也。

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

**克治**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西晉讎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安肆者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容貌要沈雅自然。只有一些淺浮之色。作爲之狀。便是屋漏少工夫。

**力行**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

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不要畱戀。兒女子之情。不足以語辦大事者也。斷之一字。原謂義所當行。却念有牽纏。事有掣碍。不得脫然爽潔。總然只在大頭腦處。成一箇是字。第二

義都放下。況兒女情。利害念。那顧得他。若待你百可意。干趁心。一些好事。做不成。

慎言

評品古人。若執偏見。曲說昧于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譬指星。聳議樂也。

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脩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

學者說話。要簡重從容。循物傍事。便是說話中涵養。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今之戲者。媒矣。卽有滑稽之巧。亦近俳優之流。凝靜者。恥之。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尚能自辨。死而彰之。夫何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辨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事。務須求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爲辯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養。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媿。令其自新則可。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見貪者談廉道。已不堪聞。又說某官如何廉。益難堪。又說某官貪。愈益難堪。況又勸汝當廉。況又責汝如何貪。彼何以當之。或曰當如何。曰位在則進退在我行。

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

反己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只竟夕點檢。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自恍然獨覺矣。

士大夫一身。斯世之奉宏矣。不蠶織而文繡。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賃而車馬。不商販而積畜。此何故。乃於世分毫無補。慚負兩間人。又以大官詫市井。蓋棺有餘愧矣。

人人自責自盡。不直四海無爭。彌宇宙間。皆太和之氣矣。

擔當處。都要箇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意。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安分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雷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

分爲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尊名分也。

才短德微。卽卑官薄祿。已不相負。若已踰涯涘。而觝望無窮。却是難爲了造物。孔孟終身不遇。又當如何。大纛高牙。鳴金奏管。飛旌捲蓋。清道唱騶。輿中之人。志驕意得矣。蒼生之疾苦幾何。職業之修廢幾何。使無媿於心焉。卽匹馬單車。如聽鈞天之樂。不然。是益厚吾過也。婦人孺子。豈不驚炫。恐有道者笑之。故君子之車服儀從。只以辨等威而已。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先達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況有此樂乎。

理欲

世之人聞稱人之善。輒有妒心。聞稱人之惡。輒有喜心。此天理忘而人欲肆者也。孔子所惡。惡稱人之惡。孔子所樂。樂道人之善。

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昏不省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

不見可欲時。人人都是君子。一見可欲。不是滑了脚跟。便是擺動念頭。把持則為賢者。兩忘則為聖人。凡人之為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為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

人品



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尤鄙。

以富貴自雄。是心目中。止知有富貴。損人利己。患得患失。何所不至。故尤可鄙。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沈。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是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胥笑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多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邪正却作第二著看。今有僕隸乞匄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

在下之君子。小人無權無勢。尚不十分關係。若爵位中之君子。小人則吏治民風。人心世道。均關乎此。

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  
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  
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  
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  
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古之論賢不肖者。不曰幽明。則曰枉直。則知光明洞  
達者爲賢。隱伏深險者爲不肖。真率爽快者爲賢。幹  
旋轉折者爲不肖。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沈。遠識兼照。造  
福于無形。消禍于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  
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  
不免太露鋒鋞。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逐時。動循故事。  
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  
安危。略不介懷。其次貪功啟釁。怙寵張威。愎是任情。  
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  
君心。斷國家命脈。失四海人望。

極寬過厚。足恭曲謹之人。亂世可以保身。治世可以  
敦俗。若草昧經綸。倉卒籌畫。荷天下之重。襄四海之

難。永百世之休。旋乾轉坤。安民阜物。自有一等英雄  
豪傑。渠輩當束之高閣。

棄此身操執之常。而以圓軟沽俗譽。忘國家遠大之  
患。而以寬厚市私恩。巧趨人所未見之利。善避人所  
未識之害。立身于百禍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  
敗而我無咎。此智巧士也。國家奚賴焉。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  
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讓美歸功。功自易集。分怨共過。過亦何傷。此惟明  
于大體而存心公恕者能之。

或問君子小人。辨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  
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辨。若其大都。則如皁白不  
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瑣屑。君  
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之言雅  
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穠柔澤。務欲可人。君  
子與人真誠而不養其過。小人與人諛悅而多濟其  
非。君子處事可以盟天質日。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  
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  
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漠不關  
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

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己。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願。君子自奉。節儉恬雅。小人自奉。汰侈彌文。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以爲終日相與。可定平生。雖善於持。自有不可掩者在也。人避嫌者。尋嫌者也。自辯者。自誣者也。心事重門洞達。略不回邪。行事八窗玲瓏。毫無遮障。則見者服。聞者信。稍有不白之誣。將家家爲吾稱冤。人人爲吾置喙矣。此之謂潔品。潔品不自潔。

器量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寬舒。

世上沒箇分外好底。便到天地。萬物育底功用也。是性分中應盡得事業。今人纔有一善。便向人有矜色。便見得世人上都有不是。余甚恥之。

學者只是氣盈便不長進。大人自處如庸人，初不自表異，退讓如空夫，初不自滿足。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才藝不足驕人，德行是我性分。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無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之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已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或問：傲爲凶德，則謙爲吉德矣。曰：謙真是吉，然謙不中禮，所損亦多。在上者爲非禮之謙，則亂名分，紊紀綱。久之法令不行，在下者爲非禮之謙，則取賤辱喪。

氣節久之廉恥掃地。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著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盡

分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畱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踽踽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碍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識見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

將事而能弭，遇事而能捄，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凡人初動一念，是如此，及做出來，却不是如此。事去回顧，又覺不是如此，只是識見不定。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於德，慧術知亦不可無。不以外至者為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

見面前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為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為難。人無不喜。而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貧以無求為德。貴以下人為德。賤以忘勢為德。不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真善真惡在我。毀譽與我無分毫相干。

誠實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

真學真養

有美意。必須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須有良吏。乃能成。良吏者。本真實之心。有通變之才。厲明作之政者也。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著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真正好名。所為却是道理。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

有憂世之實心。泣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為曳屨執鞭。

把天地間真實道理。作虛套子幹。把世間虛套子作實事幹。吁。所從來久矣。

此種習氣。官常尤甚。

實處著脚。穩處下手。

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敦倫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

今子弟受父兄之責。尚有所不堪。而況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他得。其要在尊長自脩。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白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由此起。

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未有不艷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家法之所圍也。是故欲子孫



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于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聽之。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讒譖何由入，嫌隙何由作。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而今人子

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慍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哉。此孤臣孽子之法戒也。

處人

人到無所顧惜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和氣平心發出來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何等舒泰。何等感通。疾風迅雷。暴雨酷霜。傷損必多。或曰不似無骨力乎。曰譬之玉。堅剛未嘗不堅剛。溫潤未嘗不溫潤。余最短于和平。近悟得此。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箇必自反。誓心不足。自明避嫌。成白誣者。相疑之故也。心一而迹萬。故君子治心不脩迹。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以此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大凡與人情不近。卽行能卓越。道之賊也。聖人之道。人情而已。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防其肆。特爲之立中。以待之。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然後可以回歸于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怨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

應事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一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恒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止有一可耳。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值可爲之地。聖

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于舉動。竟是成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

矯激之人。加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也。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爲不詭于道。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于凝定之中耳。

### 居官

夫爲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

自家官靠著別人做。只是不肯踏定跟脚。挺身自拔。

此縉紳第一恥事。

以林臯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作焉能爲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以其善蚤緣也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俾之貪位竊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僚案。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緊要底虛文先占  
了大半工夫況平日又無脩政立事之心急君愛民  
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卽  
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脩一二足矣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  
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也尚  
媵阿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  
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  
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卽使于地方有益蒼生所損

已多

爲上官者按臨所至常思一草一粟辦自何處一  
舉一動爲著何人縱不能事事有利于民先求事  
事無損于民地方自然蒙福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  
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匹帛是何人織  
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  
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  
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

斯民多矣。喜奉承是箇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癡呆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士君子常自點檢。晝思夜想。不得一時閑。却思想箇甚事。果爲天下國家乎。抑爲身家妻子乎。士君子高官重祿。上藉之以名分。下奉之以尊榮。爲汝乎。不爲汝乎。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治道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卽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卽有淫肆。

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碍。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擅。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

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

古之爲人上者。不虐人。以示威。而道法自可畏也。不卑人。以示尊。而德容自可敬也。脫勢分於當階。而居尊之體。未嘗義見腹心於辭色。而防檢之法。未嘗疎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作事。而百務成。物因之以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若以無定之心。恣難事之性。令其求之語難憑。求之意不得。手足無措。而尤責求無已也。此爲上者之大戒也。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

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爲寧錯勿問。恐蹈耳軟之病。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卽詢岳牧芻蕘。尚不能自決。況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己不決。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箇箇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遂了這箇心。纔得暢然一霎。懽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爲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于我者也。爲天下主。天下皆待命于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以稱此職。何以居此位。夙夜汲汲。圖維之不暇。而暇於安富尊榮之奉。身家妻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耶。夫付之以生民之寄。寧爲盈一己之欲哉。試一反思。便當媿汗。而猶不爲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



終弊嫉才妒能之人。情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為。好動喜事。何苦至大壞極敝。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為哉。士君子委質何為哉。儒者以宇宙為分內。何為哉。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餘者盈溢于所欲之外而死。不足者奔走于所欲之內而死。二者均俱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

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不說均。就說平。其均平之術。只是箇絜矩。絜矩之方。只是箇同好惡。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讎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狃勝者敗。恥敗者勝。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予觀放賑平糶檢災均地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

教化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于所好。感督責之寬而媿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明

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挺詬恣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讎。兩相苦也。為人上者切宜戒之。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刑法

賞及淫人。則善者不以賞為榮。罰及善人。則惡者不以罰為辱。是故君子不輕施恩。施恩則勸。不輕動罰。動罰則懲。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故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人決獄。恥不明而殺人。大可恨也。

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人寧不則。

凡事不可輕疑。惟斷獄不可不疑。此疑字從慎重。矜恤中來。

要知用刑本意。原爲弼教。苟寬能弼教。更是聖德。感人更見妙手作用。

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故聖人不苟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法至于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

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法莫不良于此矣。

治人治法。不可相無。聖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五音。此治法也。說者猶曰。有治人。

無治法。然則治人無矣。治法可盡廢乎。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而況法乎。故

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法無不善。畱治法以待治人。法無不行。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

愚一番人受其做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  
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  
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  
昔有獵者入山見騶虞以爲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  
見虎以爲騶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于所  
懲也亦若是矣

矯枉者過正流弊者無窮救時者不可不知

用人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揀之而已矣人有  
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善用人底

是箇人都用得不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不得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  
人難惟聖人能用小人在當其才用小人在  
制其毒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  
他無才無才以行之雖賢何補

御民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闕而不通  
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  
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

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于為亂。御車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于為亂。

建功立業

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這裏都有經略都能張主。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古之學者窮居而籌兼善之略。今也同為僚案後進。

不敢問先達之事。右署不敢知左署之職。在我避侵職之嫌。在彼先望蜀之議。是以未至其地也不敢圖。既至其地也不及習急遽苟且了目前之套數而已。安得樹可久之功。張無前之業哉。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于才。

者求盡吾心。限于勢者。求滿吾分。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已。任以檢身約已爲先。圖自。有知。以。至于。蓋棺。尚有未畢。

### 興利除害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過什一。此外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至于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然以沖和鎮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

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却顧。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

情有可通。莫于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

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

時當興。合于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事有可以義起。

者。不必泥守舊例。有可以獨斷者。不必觀望衆人。若

舊例當衆人。是莫非我胷中道理。而彼先得之者也。

方喜舊例。代吾勞。方喜衆人見印吾。是何可別生意見。

以作聰明哉。此繼人之後者之所當知也。

君子動大事。十利而無一害。其舉之也必矣。不得已。

而權其分數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則吾全其利而防其害。

秉公

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恩。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人臣有二懲。曰私曰僞。私則利己徇人。而公法壞。僞則彌縫粉飾。而實政隳。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凌。受賄囑托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于鬼神者也。吾黨戒之。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已折節。自是好學者事。

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寧困頓沒齒可也。恕之一字。是箇好道理。看那推心者。是甚麼念頭。好色者。恕人之淫。好貨者。恕人之貪。好飲者。恕人之醉。好安逸者。恕人之惰慢。未嘗不以已度人。未嘗不視人猶已。而道之賊也。故行恕者。不可以不審也。後世執進退之柄者。不察這毀人者。是小人。是君子。是以正士傷心。端人喪氣。一入仕途。只在彌縫塗抹。上做工夫。更不敢得罪一人。

呻吟語選卷上

呻吟語選卷下

明寧陵呂坤叔簡著

補遺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為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為。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見識雖真。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泆，大不長進。古人謂之參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鬪茸士君子見之爲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人。父兄之孽，莫大乎是。

子弟如此，父兄難辭不教之責。謂之孽者，以貧寒家子弟習勞知艱，決無驕淫之事。是子弟驕淫由父兄之富貴所致，乃責備之詞。推原之論也。噫，子弟席父兄豐厚之勢，不能振拔有爲，爲父兄光榮，而使論者以父兄爲孽，于心忍乎。願子弟書此，一則以自警云。

男女遠別，雖父女兄妹姊弟，亦有別嫌明微之禮。故男女八歲不同食，子婦事舅姑禮也。本不遠別，而世俗最嚴翁婦之禮，影嚮間，卽疾趨而藏匿之。其次夫兄弟婦相避，此外一無所避，已亂綱常。乃至叔嫂姊夫妻妹妻弟之妻，互相嘲謔，以爲常，不幾于下流乎。不知古者授受不親，自妻妾之外，皆當遠授受之嫌。

愛禮者不可不明辨也。繼母之虐。嫡妻之妒。古今以為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然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懷非母之迹。而因似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造謗。怨讟忤逆。父亦被誣者。世豈無耶。恣淫狎之性。而恩重絲絲。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裏。谷風柏舟。妻亦失所者。世豈無耶。惟子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兒女輩常著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成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闕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椿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

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知彼知我。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些少不得底。豪放之心。非道之所棲也。是故道凝於寧靜。終身不照鏡。終身不認得自家。乍照鏡。猶疑我是別人。常磨常照。纔認得本來面目。故君子不可以無友。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才有一段公直之氣。而出言做事。便露圭角。是大病痛。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盜嫂之誣。雋不疑。掘婦翁之誣。第五倫。皆二子之幸也。何者。誣其所無。無近似之迹也。雖不辯而久則自明矣。或曰。使二子有嫂。有婦翁。亦當辯否。曰。嫌疑之迹。君子安得不辯。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若付之無言。是與馬償金之類也。君子之所惡也。故君子不潔已。以病人。亦不自汙。以狗世。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一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古之人。非曰位居貴要。分爲尊長。而遂無可言之人。無可指之過也。非曰卑幼貧賤之人。一無所知識。卽有知識。而亦不當言也。

只盡日點檢自家。發出念頭來。果是人心。果是道心。出言行事。果是公正。果是私曲。自家人品。自家定了。幾分。何暇非笑人。又何敢喜人之譽已耶。

毋以人譽而遂謂無過。世道尚渾厚。人人有心史也。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著力耳。或問之曰。只是對症之藥。便是。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耶。我雖不辯。必有辯之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作木色人。說根心話。幹近情事。

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隨在聚談間。會幾箇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刺刺。滿口都是閒談亂談。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否如

此度日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

萬事都要箇本意。宮室之設本爲安居。衣之設本爲蔽體。食之設本爲充饑。器之設本爲利用。苟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分外的都是多了。

枕席之言。房闈之行。通乎四海。士君子不愛名節。則已。如有一毫自好之心。幽獨言動。可不慎與。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人不自愛。則無所不爲。過於自愛。則一無可爲。自愛

者先占名實。利於天下。國家而迹不足以白其心。則不爲。自愛者先占利。有利於天下。國家。而有損於富貴利達。則不爲。上之者。卽不爲。富貴利達。而有累於身家妻子。則不爲。天下事待其名利兩全。而後爲之。則所爲者無幾矣。

禍福是氣運。善惡是人事。理常相應。類亦相求。氣運只是偶然。故善獲福。淫獲禍者半。善獲禍。淫獲福者亦半。不善不淫。而獲禍。獲福者亦半。人事只是箇當然。善者獲福。吾非爲福。而修善。淫者獲禍。吾非爲禍。而改淫。善獲禍。而淫獲福。吾寧善而處禍。不肯淫而

要福是故君子論天道不言禍福論人事不言利害。自吾性分當爲之外皆不庸心。其言禍福利害爲世教發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無所畏而不亡者也。天子者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於一時。畏史官於後世。百官畏君。羣吏畏長吏。百姓畏上。君子畏公議。小人畏刑。子弟畏父兄。卑幼畏家長。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於禍。余參政東藩日。與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擊筆舉手曰。年兄

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殊耳。積日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充用硃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慳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爲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爲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爲溝壑之鬼。而彼方

侈然自快。以爲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兒曹志之。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閑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以是非決行止。而以利害生悔心。見道不明甚矣。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箇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著難者。大者知成箇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

這一口呼吸去。萬古再無復返之理。呼吸暗積。不覺白頭。靜觀君子所以撫髀而愛時也。然而愛時不同。富貴之士歎榮顯之未極。功名之士歎事業之未成。

放達之士恣情於酒。以樂餘年。貪鄙之士苦心於家。以遺後嗣。然猶可取者。功名之士耳。彼三人者。何貴於愛時哉。惟知道君子。憂年數之日促。歎義理之無窮。天生此身。無以稱塞。誠恐性分有缺。不能全歸。錯過一生也。此之謂眞愛時。所謂此日不再得。此日足可惜者。皆救火追亡之念。踐形盡性之心也。

學問大要。須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識得透徹。却以胸中獨得中正底道理消息之。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呻吟語選 卷下  
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絕人。逃世。情所不安。秉  
大政者。貴持平。不貴一切。持平則有節。一切則愈潰。  
何者。勢不能也。

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悔前莫如慎始。悔後莫如改圖。徒悔無益也。

事出於意外。雖智者亦窮。不可以苛責也。

才猶兵也。用之伐罪弔民。則爲仁義之師。用之暴寡

凌弱。則爲劫奪之盜。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患不善

用才耳。故惟有德者能用才。

今人見前輩先達作事。不自振拔。輒生歎恨。不知渠

當我時也。曾歎恨人否。我當渠時。能免後人歎恨否。

事不到手。責人儘易。待君到手時。事事努力。不輕放

過便好。只任曉曉責人。他日縱無可歎恨。今日亦浮

薄子也。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

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

聽言之道。徐審爲先。執不聽之心。與執必聽之心。其

失一也。惟聖人能先覺。其次莫如徐審。

禍莫大於不讎人。而有讎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

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得了真是非。纔論公是非。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

媿之則小人。可使為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為小人。

疾言厲色。是己非人。是激也。自家取禍。不惜。可惜。好

事做不成。

你說底是。我便從。我不是從你。我自從。是何私之有。

你說底不是。我便不從。不是不從你。我自不從。不是

何嫌之有。

擴充排遣橫逆之法。有十一。一曰與小人處。進德之資。

也。彼侮愈甚。我忍愈堅。於我奚損哉。詩曰。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二曰不遇小人。不足以驗我之量。書曰。有

容德乃大。三曰彼橫逆者。至於自反而忠。猶不得免。

焉。其人之頑悖甚矣。一與之校。必起禍端。兵法云。求

而不得者。挑也。無應。四曰始愛敬矣。又自反而仁禮。

矣。又自反而忠矣。我理益直。我過益寡。其卒也。乃不

忍於一逞。以掩舊善。而與彼分惡。智者不為。太史公

曰。無棄前修。而崇新過。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

固自昧其天。而責我無已。公論自明。吾亦付之不辯。

古人云。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六曰自反無闕。彼欲難

盈。安心以待之。緘口以聽之。彼計必窮。兵志曰。不應不動。敵將自靜。七曰。可避則避之。如太王之去邠。可下則下之。如韓信之跨下。古人云。身愈詘。道愈尊。又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八曰。付之天。天道有知。知我者。其天乎。詩曰。投彼有昊。九曰。委之命。人生相與。或順。或忤。或合。或離。或疎。之而親。或厚。之而疑。或偶。遭而解。或久。構而危。魯平公將出。而遇臧倉。司馬牛為弟子。而有桓魋。豈非命耶。十曰。外寧必有內憂。小人侵陵。則懼患防危。長慮却顧。而不敢侈。然有肆心。則百禍潛消。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卑幼有過。慎其所以責讓之者。對眾不責。愧悔不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悲憂不責。疾病不責。

流俗汚世中。真難做人。又跳脫不出。只是清而不激。就好。

天地間之禍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慾。美聲令人多聽。美物令人多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景令人多畱。皆禍媒也。不美則不令人多。不多則不令人敗。魚見餌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

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艷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輻輳之爲祥。則可與言道矣。嵇康善養生。而其死也。却在所慮之外。乃知養德尤養生之第一要也。德在我而蹈白刃以死。何害其爲養生哉。

或問共事二人。未有不妒者何也。曰人之才能性行。容貌辭色。種種不同。所事者必悅其能事我者。惡其不能事我者。能事者見悅。則不能事者必疎。是我之見疎。彼之能事成之也。焉得不妒。旣妒安得不相傾。

故見疎者妒。如其形已也。見悅者亦妒。如其妒已也。然則奈何。曰居寵則思分。而推之以均衆。居尊則思和。而下之以相忘。人何妒之有。緣分以安心。緣遇以安命。反已而不尤人。何妒人之有。祿位名壽。康寧順適。子孫賢達。此天福人之大權也。然嘗輕以與人所最靳。而不輕以與人者。惟名其惡者。備有百福。惡名愈著。善者備嘗艱苦。善譽日彰。桀紂幽厲之名。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固天道報應之微權也。

聖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寬柔。

就染了風土氣習。

費宰之辭。長府之止。吾有閔子議論。全是一箇機軸。便見他和悅而諍。處人論事之法。莫妙於閔子。天生的一段中平之氣。

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以道爲法度者。時中之聖。以氣質爲法度者。偏之聖。

有相予者。謂面上部位多貴。處處指之。予曰。所憂不在此也。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予兩肩。要擔當得天下事。相予兩脚。要踏得萬事定。雖不貴予。奚憂不然。予有媿於面也。

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己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每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己下人。彼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

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於有吾輩哉。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對憂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觀人只諒其心。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疎。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爲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爲進取之地也。何感之有。凡見識出於道理者。第一出於氣質者。第二出於世俗者。第三出於自私者爲下。凡爲外所勝者。皆內不足也。爲邪所奪者。皆正不足也。無欲底有。無私底難。二氏能無情欲而不能無私。無私無欲。正三教之所分也。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瑛璧。不暇計所從來。在人多矣。

士君子高談闊論。語細探元。皆非實際。緊要在適用濟事。

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真儒。

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托。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長民底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漸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己德教。有俄頃過化手段否。奈

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遽使之貼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訓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

上用法勝下。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人心。尚可與還三代之舊乎。

居上之患。莫大於賞無功。赦有罪。尤莫大於有功不賞。而罰及無罪。是故王者任功罪。不任喜怒。任是非。不任毀譽。所以平天下之情。而防其變也。

使衆之道。不分職守。則分日月。然後有所責成。而上不勞。無所推委。而下不好混呼雜命。槩怒偏勞。此不可以使二人。況衆人乎。勤者苦。惰者逸。訥者冤。辯者欺。貪者飽。廉者飢。是人也。卽爲人下。且不能而使之爲人上。可歎也夫。

孔子在魯。中大夫耳。下大夫僚儕也。而猶侃侃。今監司見屬吏。煦煦沾沾。溫之以兒女子之情。纔正體統。輒曰示人以難堪。纔尚綜核。則曰待人以苛刻。上務以長厚悅下官心。以樹他日之桃李。下務以彌文塗

呻吟語選 卷下  
上官耳目以了今日之簿書吏治安得修舉民生安得輯寧。

愈上則愈聾瞽其壅蔽者衆也。愈下則愈聰明其見聞者真也。故論見聞則君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監司。監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民。論壅蔽則守令蔽監司。監司蔽相。相蔽君。惜哉。愈下之真情不能使愈上者聞之也。

平之一字極有意味。所以至治之世。只說箇天下平。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這便是太平。

國家之取士以言也。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及他日效用。舉背之矣。今閭閻小民。立片紙。憑一人。終其身執所書而責之。不敢二何也。我之所言。昭然在紙筆間也。人已據之矣。吁。執卷上數千言。憑滿闈之士大夫。且播之天下。視小民片紙何如。奈之何。吾資之以進身。人君資之以進人。而自處于小民之下也哉。

在上者無過。在下者多過。非在上者之無過。有過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過。誣之而人莫敢辯。君子小人。調停則勢不兩立。畢竟是君子易退。小人

難除。若攻之太慘。處之太激。是謂土障狂瀾。灰埋烈火。棄人於惡。而迫之自棄。俾中人爲小人。小小人爲大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顧者。則吾黨之罪也。○  
宇內有三權。天之權曰禍福。人君之權曰刑賞。天下之權曰褒貶。禍福不爽。曰天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奪於氣數。刑罰不忒。曰君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限於見聞。蔽於喜怒。褒貶不誣。曰人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偏於愛憎。誤於聲響。○  
士君子當自責。我是臯夔稷契否。只說吾君不堯舜。寧不惶汗。

聽訟之時。心不虛平。色態纔有所著。中證便有趨向。況以辭示之意乎。當官先要慎此。○  
張敬伯常經山險。謂余曰。天下事常震於始。而安於習。某數過棧道。初不敢移足。今如履平地矣。余曰。君始以爲險。是不險。近以爲不險。却是險。○  
余燕服長公服少許。余惡之。令差短焉。或曰。何害。余曰。爲下者出其分寸長。以形在上者之短。身之災也。害孰大焉。



姪阮亨仲嘉校字

害燎大誦

曰論不沐出其衣...

余燕則其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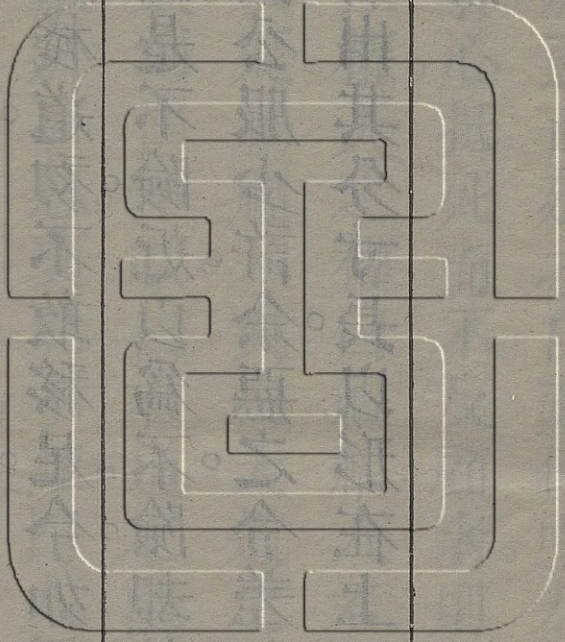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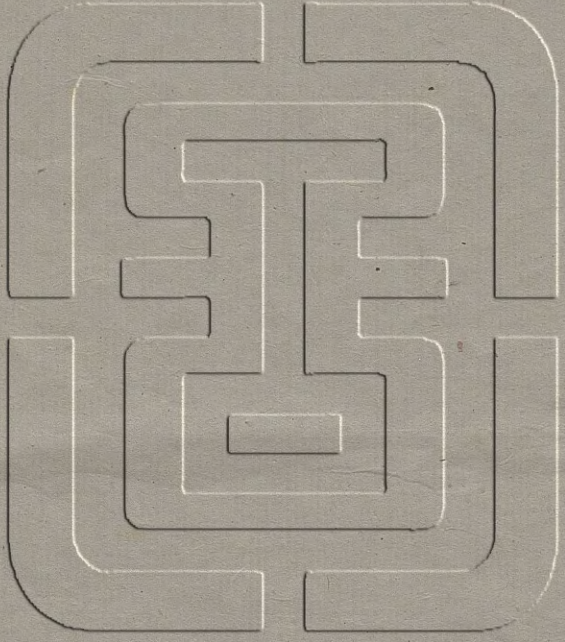
欲以爲劍是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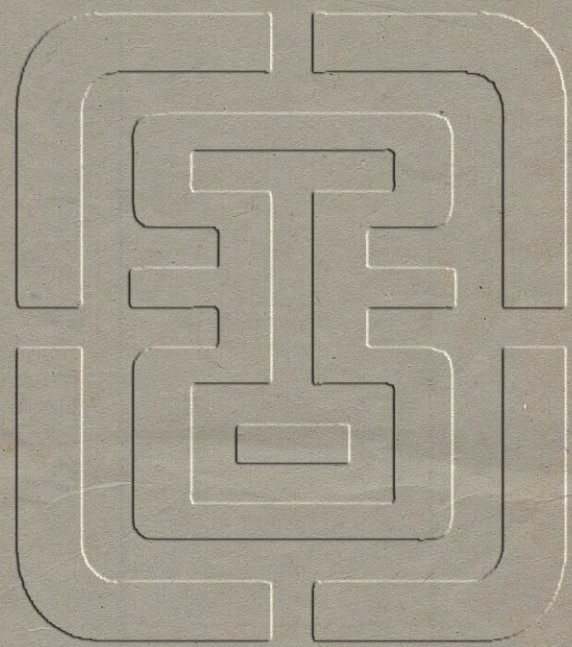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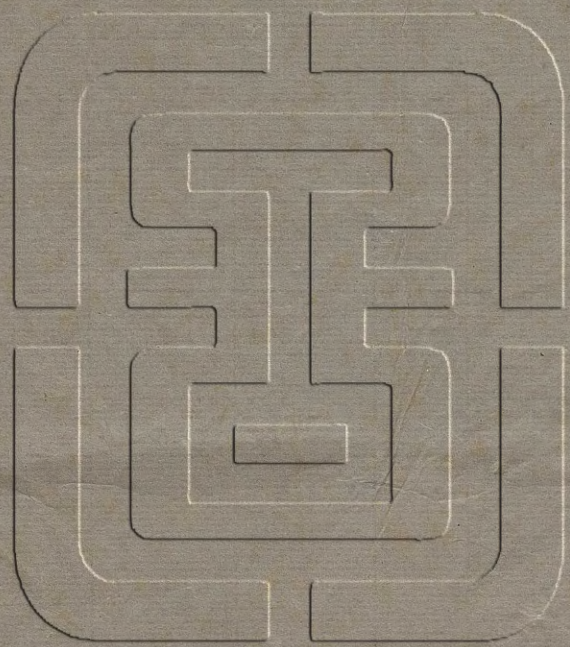
替其燒飯...

張博山...

所以顯示之意...

呻吟語選卷下





172



天但

2.3 | 2.3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Centimetres

#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